



圖一 故宮宿舍外觀，左後方兩個窗子的房間就是畫室。（謝明松攝）

我的外公江兆申先生

吳誦芬

在我十歲以前，故宮所有的展覽與辦公室都只集中於正館一棟，大部分員工住在附近走路約莫十分鐘距離內的宿舍。

有時放學早一點，搭車過程順利一點，還是小學生的我會在從故宮正館通往宿舍區的路上，遇見穿著三件式西裝，準備回家暫作午休的阿公。他的身上總是散發著優絲黑髮油、三五牌香菸和西裝呢料的混合氣息。

這幾年，我自己工作也常往返於正館與宿舍區辦公室之間，當年我外公上班日日走過的道路。多年以來，甚至多年以後，世人提到他，泰半是介紹他的詩、文、書、畫、篆刻、研究與生平；而我，卻總是憶起早先外婆中午煮麵條給我們當做午餐時，阿公端著大碗，我端著小碗，並排或對面坐著各自默默的吃著。

十幾年來，我非常、非常懷念那樣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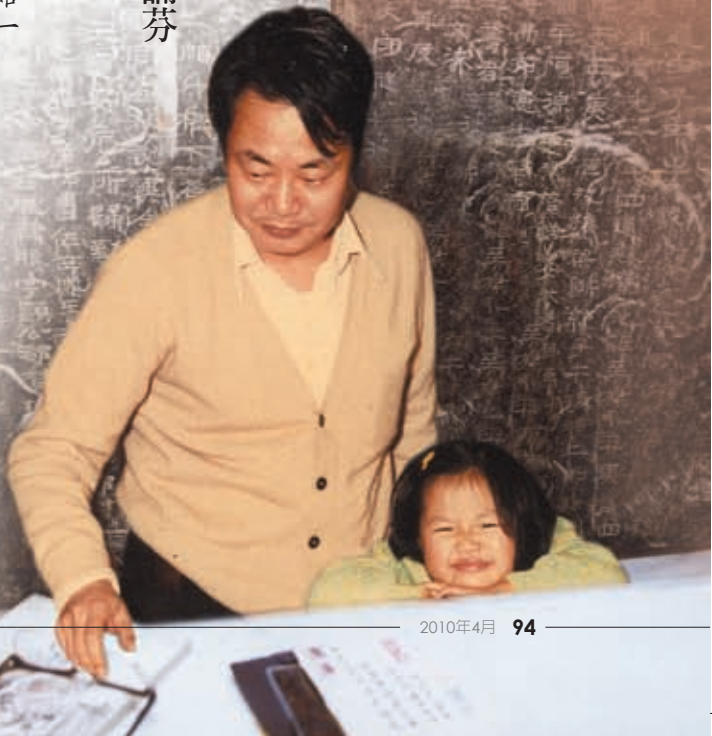
那也難怪，當我出生的時候，阿公已經五十歲了。等我上小學以後，有一天他才好不容易想起來一件事，自己小時候的事情，他說，他小時候有兩個綽號，都是他的外公取的，一個叫「呆子」，因為他很笨，上學唸書什麼都不會；另外一個綽號是「肉墩子」，因為他以前胖到連額頭上都有肥肉。我猜他的童年很短，因為要養家，才十歲就輟學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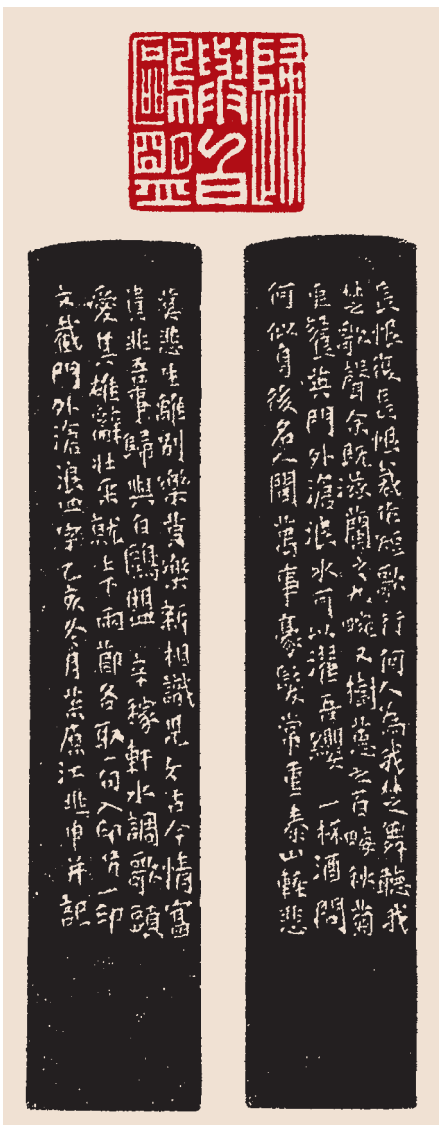
貼補家用，操勞煩心的事情一多，無憂無慮的時刻就顯得太過平淡而記不起來。我得到阿公「肉墩子」的遺傳，因為跟別的小朋友玩會被叫「肥豬」，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寧可待在家裡不出去，所有人都知道，家裡面放著一個無所事事的小孩子是非常危險的，這種危險當然不會僅限於小孩子的個人安全，大人的身家財產永遠都會在這種陰影的籠罩之下受到波及。對我來說，全家最神秘的地方莫過於外公幾乎整天泡在裡面不出來的畫室（圖一），正對門口黑櫃子裡一函又一函藍白的線裝書，左右兩邊窗子外面濃濃綠蔭之間透射下來的陽光照在鋪了朱標色毛毯的畫桌，桌子上直立的是筆筒筆架，平排的是色盤硯洗。那些大大小小的軟硬圓扁的毛筆和五顏六色碗裝碟盛的顏料在一個無所事事的小孩子手裡，能變出的花樣可就多嘍！儘管外婆嚴加防範，但我還是夠找到機會轟轟烈烈的幹上幾票大案：我用鉛白把所有顏料裡面最貴的石膏調成慘不忍睹的陰天藍，把阿公小心用錦盒金紙包好收藏的硃墨當成粉筆

到處亂塗，在他費好大功夫做好的自製印泥裡摻過筆洗裡的髒水，還拿所有的毛筆捆成一束，在他的得意之作上盡情試色揮毫：現在想起來，要是我自己的小孩子這麼胡作非為，就算有十個屁股我也會照樣把它打爛，但是阿公卻連罵都沒有罵過我，他開放我在他寫字畫畫的時候玩耍參觀，利用機會教育啟發我的童蒙。

阿公看見我撿貝殼回來，就從商代開始講述貨幣的演進史（圖二）；我摘艾草，腹笥淵博的阿公可以從古人以艾草製藥、食用，拿艾絨做印泥的實際用途，一直講到《楚辭》裡面艾草的象徵譬喻。總之，和阿公在一起使得我有很多和別人不一樣的童年記憶，除了可以聽到很多經他口語白話改編的兒童版文史哲故事以外，像是阿公磨蘋果泥軟化銅印上的硬鏽，我通常都在一旁邊啃剩下的蘋果邊看著阿公在燈下剔鏽；國中讀《蘭亭集序》的時候，老師不斷向同學們解釋「流觴曲水」的「流觴」長什麼樣子，可我剛上小學就和阿公用實物玩過「澡盆流觴」了：一個夏天晚上我

很多小孩總喜歡纏著大人東問西問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事情，在我五歲的時候，最喜歡向大人打聽的，就是問他們小的時候做了些什麼。故宮博物院宿舍區居住著來自台灣各地大陸各省的老人，操著南腔北調的鄉音為我講述過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陳年往事。其中我記得最清楚的回答，是出自我自己那平常老是不太說話的外公，倒不是因為他老人家的童年過得有多麼精采，而是他說的最短：短到竟然只有五個字：「我不記得了」。





容相當滿意。他平常總是教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道理，有時心血來潮親自下廚做菜，也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了才從容不迫的一樣樣下鍋，做什麼事情都一定要先做好萬全的準備。對於自己的藝術，他更是要求絕對的完美，每年春節寫對聯，阿公往往會把一兩張品質其實不錯但是自己不夠滿意的作品丟掉，我總會覺得可惜，可是他的理由一定是「不夠好的東西，就不要讓它流出去」，然後堅決的蓋上垃圾桶。

阿公把自己的成就歸功給上天對他的厚愛和本身的努力，日復一日一通又一通從未間斷的練字臨帖，滿櫃線裝書上每一本裡都有他的字圈句點，每天我到他的畫室，畫桌和地上總晾著次次不同完成或未完成的最新畫作。然而我總覺得上天給他的厚愛其實比不過他自己的毅力驚人，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太理想，除了每天吃藥控制的高血壓和曾經一度讓他痛到站不起來的痛風，自我有記憶以來，阿公的標誌便是咳嗽，他只有咳得輕和咳得重之分，似乎從來沒有一天不咳嗽；他的畫室總放著各種包裝的衛生紙和面紙，平時坐的椅子旁邊也總放著一盒抽取式衛生紙，因為他從小就有十分嚴重的鼻竇炎，每隔一段時間一定要擤擤鼻子，據說重度鼻竇炎是會影響學生讀書記憶的，可是他隨口就可以把一段古書倒背如流，阿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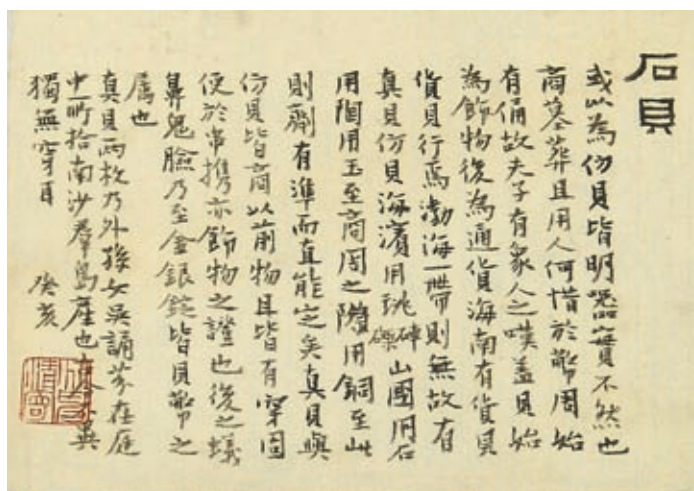
幼年失學，我媽媽說在她小時候阿公在家不管做什麼都手不釋卷，常常讀書讀到忘了要吃飯，我想他滿腹的詩書應該大都是三十歲以後苦讀的結果。很多人都有被感冒咳嗽流鼻涕水影響讀書情緒和畫畫作文時被突然襲來的噴嚏或一陣猛咳打斷靈感的經驗，特別在注重調息臨帖寫字的時候尤其忌咳嗽，但是阿公從不在意這些，多年來，他早就學會了與這些症狀和平共處，每每在寫字畫畫告一段落的時候停下來抽衛生紙擤鼻涕或是咳幾下以後繼續未完成的作品。

民國七十九年阿公因為急性心

突然鼻血不止，無論怎麼冰敷平躺就是擋不住我的鼻血繼續滲流，最後是阿公磨了一段明朝的古墨，用含有冰片的墨汁為我止血。血止之後，鼻孔裡還塞著墨黑衛生紙的我很抱歉害阿公把墨毀了，但是阿公卻很豁達的安慰我說：「有這些東西最大的好處，就是要用。你要是明天再流鼻血要那種墨汁，我樓上還有。」忙亂了好半天的家人聽見都笑了。他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每當我讀《論語》，尤

其在看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和「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時候，都會令我想到，我的外公。

我會聽一位當了媽媽的朋友談到，和小孩子在一起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從小孩子身上鮮活的再一次體驗自己人生的開始，我不清楚這是不是阿公在度過自己風風雨雨的年輕時代之後，在晚年藉由陪伴我這個長孫女兒重溫自己過早結束的童年。因為祖孫隔代，在我剛能開口說話的



圖二 石貝（上）與盒蓋題籤（下），中列左右端點為二真貝。

時候，他的童年早已成爲不可追憶的前塵；而錯過他們揮汗如雨白手起家階段，出生在衣食無缺安定生活中的我們，也無從想像祖父那輩歷經戰火動盪顛沛流離的少年時期與他們兩手空空渡海離鄉的奮鬥和艱辛。

一九四九年我外公外婆來台灣的時候，全部財產一共只有三塊袁大頭，一塊在爲期三日沒得吃喝，一壺清水就要價一塊大洋的來台船程上買了渴的解渴，一塊在基隆下船時換新台幣買了魚丸湯充饑，最後一塊在我外婆那兒，直到現在：照我外婆的回憶，在上海時局最亂的時候，一塊洋錢只能買到一斗米。三塊大洋錢能買到的東西：距離陶淵明不願折腰的五斗米，還差兩斗：這就是我外公當年來台，所有的盤纏。有一次我拿了一本星座書，突然想問阿公是什麼星座，他說自己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六日，我說他屬於處女座，一般處女座的人比較要求一切完美，他點點頭——雖然我後來才發現阿公算的是農曆，也就是說他其實根本不是處女座的人，可是阿公似乎對於這個「要求完美」的形



芥原翰墨——江兆申夫人章桂娜女士捐贈書畫篆刻展

芥原 江兆申

The Art of Chiang Chao-shen: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Seals

Donated by Mrs. Chiang Chang Kuei-na

展期：2010/04/01 ~ 2010/06/25

陳列室：210、212室（5月14日更換部分展品）

Period: April 1-June 25, 2010

Galleries: 210, 212 (partial display change on May 14)

芥原翰墨——江兆申夫人章桂娜女士捐贈書畫篆刻展圖錄

菊八開 240頁 定價1450元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血管疾病住院接受手術，之後利用在家養病的時間以蠅頭小楷完成上下兩冊厚厚的《寒玉堂詩抄》，其實那時他眼內的微血管已有部分因為心臟病的緣故破裂而影響對焦的準確，他一開始以為是筆不對害他寫不順手，一直到寫完以後，去眼科檢查才發現是眼睛出了問題。有一天他自己在畫室戴著新配的老花眼鏡檢視剛剛出版的《寒玉堂詩抄》，我請他去用晚餐，阿公嘆了口氣把眼鏡摘下，無限感慨的說他再也寫不出這樣的小楷了。我跟在阿公後面，望著他微駝的背影，聽著他沉重的腳步，第一次隱約感覺到「老」這個字正慢慢的爬上了他的肩頭。不過，不久阿公從故宮博物院退休，認識阿公的人都知道他以前常常陷入沉思，他在還沒退休的時候，通常下班回家就鑽進畫室讀書練字畫，當他出現在飯廳或電視機前，也都是面色凝重，沉默的自己動著腦子想事情。有時候我想和他討論電視劇情，他的回答常常是「我根本沒在看」，然後繼續不發一言的想下去。他雖然不說自己想些什麼，我大概也

能猜中他多半是思考著工作上的問題，因為在他退休以後，明顯變得比較開朗，笑口常開，話也多了。戒了煙，忘了口，開始固定運動，換下西裝穿上休閒服的阿公，看起來倒比退休前更顯年輕健康。本來他好多年前就因為體力和視力不佳而停止篆刻，現在又重拾刻刀，刻了印文刻邊款，其中幾方的邊款還密密麻麻刻了辛棄疾的長令（圖三）；埔里的畫室裡甚至搬出了梯子，因為阿公的畫愈來愈大，平常的高度根本不足以在讓他檢視構圖時一覽全局；而且用色也益發鮮麗大膽，青澹澹的山態極妍的點綴著白霜紅葉，絢爛的道出他心中的詩情絕境。我小時候老是抗議他畫裡的人都只穿白衣服，沒眼睛沒鼻子活像小螞蟻，但他現在畫裡人物的衣服出現了別的颜色，有時也點了五官開了臉。我覺得他的畫風像是打開了一扇更開闊明淨的窗子，看見了更活潑多樣的景物，一天下午我幫他晾畫時試探性的問他：「阿公，你這幾年是不是進步很多啊？」他很得意的回答說：「我自己也這麼覺得。」

我一度深信自己會在阿公八十大壽的筵席上為他舉著大紅蠟燭唱慶生歌，當我結婚時阿公會牽我的手步入禮堂，為我的孩子命名，每年全家大小熱鬧鬧上照相館拍四代同堂的照片——直到他毫無預警的倒在了瀋陽。我飛渡了海峽，強越過地理課本上的華南中華北，千里迢迢趕活趕只為了想用自己的眼睛去否定自己的耳朵——然而事實已定——阿公就此成為我的回憶。

時至今日，每當我在屋內漫遊，仍能清楚的記得阿公那沉穩緩慢帶點拖音的腳步；夜深人靜，在畫室讀書掩卷稍息時，每每也會想起他在每個空檔以深深吸氣起始，以抿唇吞嚥作為結束的那陣咳嗽。也許我老了以後，有那麼一天，當我的孫兒孫女問我童年往事做了些什麼，在我凝神遠望重想當年之時，腦中仍能鉅細靡遺的浮現阿公的音容笑貌和他帶給我的那些美好時光——畢竟，我曾經是那麼幸福的一個孩子。^註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